

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兴安门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

关键词：陕西省西安市 唐长安城 大明宫 兴安门 唐代

KEYWORDS: Shaanxi Xi'an City Tang Chang'an City Daming Palace Xing'an Gate Tang Dynasty

ABSTRAC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ming Palace Site Park, in April 2009, Xi'an Tang City Archaeological Team, IA, CASS excavated the remains of Xing'an Gate. The excavation revealed that the Xing'an Gate was constructed of rammed loess, the structures of which above the foundation had been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only the rammed-earth foundation was preserved. The gate had been built for two times: the earlier gate had three gateways facing south, and the later gate had two gateways. The gate consisted of the east and west terraces, gateways, separating walls, the palace city walls linked to them on the east and west sides and the ramp paths mounting the walls. The unearthed artifacts were building materials and utensils for daily use, the former included rectangular bricks, square bricks, flat tiles, cylindrical tiles, tile-ends, *chiwei*-ridge end ornaments, iron nails, stone rams, stone threshold, wooden part fragments, etc. The latter included porcelain bowls, jars, cases, lamps, basins, bottles, pottery pagodas, water-drawing vessels, inkstones, stone pestles, bone hairpins, small bronze Buddha figures, bronze coins, etc. In the Tang Dynasty, Xing'an Gate was one of the five gates on the south wall of Daming Palace and an important entrance leading to the imperial academy and the imperial harem;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it was also an important location for the captive-offering ceremonies. The date of the abandoning of the Xing'an Gate w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Daming Palace, which was the first year of Tianyou Era (904 AD). The excavation of Xing'an Gate provided new materials for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capitals of the Tang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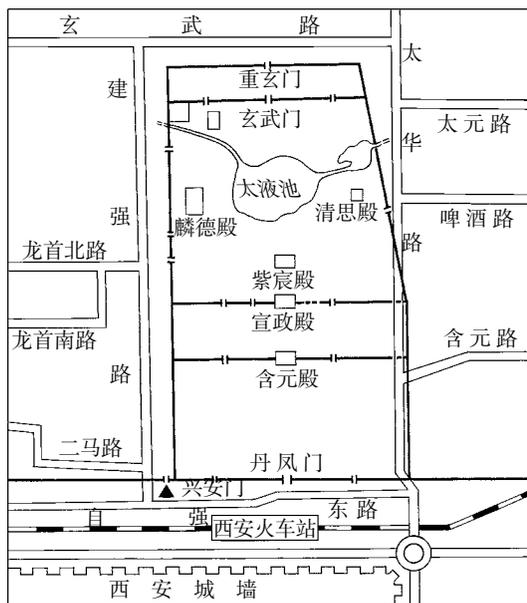
兴安门是唐长安城大明宫南墙上“南五门”之一，位于大明宫南墙建福门西侧，其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自强东路北、二马路南、建强路东，亦即大明宫西南角外侧（图一）。为配合西安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2009年4月24日至7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对兴安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现将此次发掘简报如下。

一、发掘经过

兴安门早在1957~1959年对唐大明宫进行大规模考古勘探中就已确定^[1]。几十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兴安门遗址上

部逐渐被现代建筑和道路覆盖。2008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工作逐步展开，西安市政府投巨资拆除了遗址上部及周围的建筑，为兴安门遗址的发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首先，我们根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门址的初步钻探以及2008年10~12月进行的复查性钻探结果，确定以兴安门遗址为中心、东至大明宫西宫城墙处、西至大明宫西内苑东墙处为此次发掘范围，设置了15米×15米的探方10个（编号为2009TCDX T1~T10）。但由于T4内为现代建筑未拆迁，以及T9东部、T10全部为建筑垃圾堆放地，所以未进行发掘。因发掘工作的需要，我们又对T1、



图一 兴安门遗址位置示意图

T6向西扩方7米，T5向东扩方8米，T6~T9向南扩方4米，总发掘面积2939平方米。

二、地层堆积

由于埋藏浅，遗址大部分区域在地表下或近现代层下就会见到城墙或门址的夯土遗迹。地层堆积较简单，大致可分为四层。

第1层：地表层，为农耕土或现代路土、房屋地面等。厚0.1~0.3米。

第2层：唐以后扰乱堆积层，土质松、硬不一。距地表深0.3、厚0.3~1.8米。包含物有大量近现代器物残片、垃圾、炉渣，或宋、元、明、清时期的瓷片、铜钱。

第3层：唐代废弃堆积层，土质松、硬不一。距地表0.2~1、厚0.2~0.3米。包含物主要是唐代的白灰墙皮、砖、瓦碎块以及红烧土块、黑色炭化物等。

第4层：唐代文化层，主要是唐代路土与夯土堆积。距地表0.3~1.5、厚0.1~3.2米，其中，路土厚0.1~0.3米，夯土厚1~3.2米。包含物有唐代砖瓦、墙皮的碎砾、黑灰屑等。

第4层下为生土层，土色灰黄，土质纯

净。距地表深1.5~3.5米。

三、遗迹

此次考古工作不仅发掘了兴安门遗址，还对兴安门遗址以西的西内苑东墙、以东的大明宫西宫墙也进行了部分发掘。

发掘表明，兴安门址系黄土夯筑而成，门上建筑已毁，唯残留夯土基址。门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门址为三个门道，晚期门址为二个门道，形制明显不同（图二）。出于遗址保护原则，我们只对晚期门址进行了发掘。对于叠压在晚期门址之下的早期门址，主要采取小型探沟、钻探等方法对其形制进行探究。

（一）早期兴安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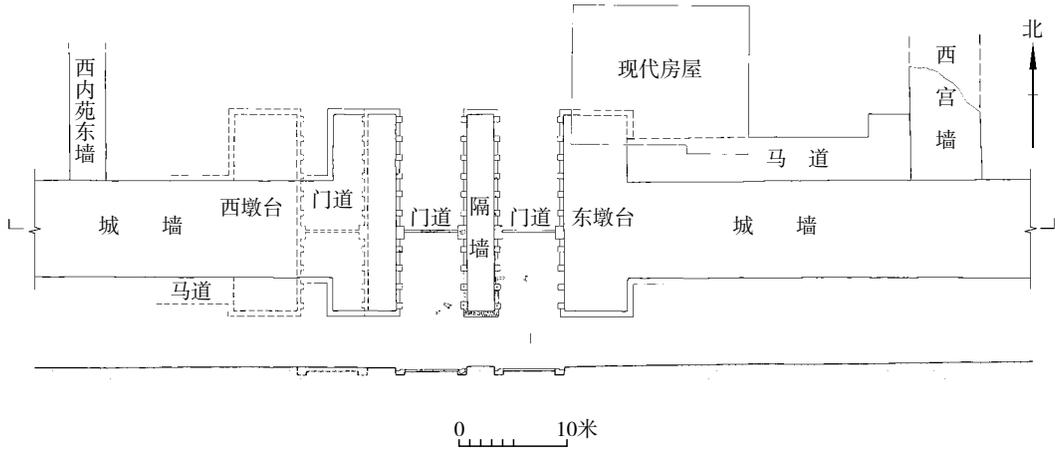
埋藏在现地表下1.5米左右，有东、中、西三个门道。门址坐南朝北。据钻探，门基址东西宽39、南北进深20米左右，门道东西宽5.4~5.9米。解剖发现，早期门址的东、中二个门道及东隔墙被晚期门址沿用，西门道和西隔墙被夯土填埋形成晚期门址西墩台。晚期门址西墩台现夯土表下0.5米即为早期门址西门道路面（见图二）。道路面中间路土踩踏痕迹明显，路土为在最初的门道夯土面上直接踩踏和压轧而成，厚5~10厘米。

城墙南的墩台西侧靠近城墙处有马道，东西向，南北宽3米左右，长度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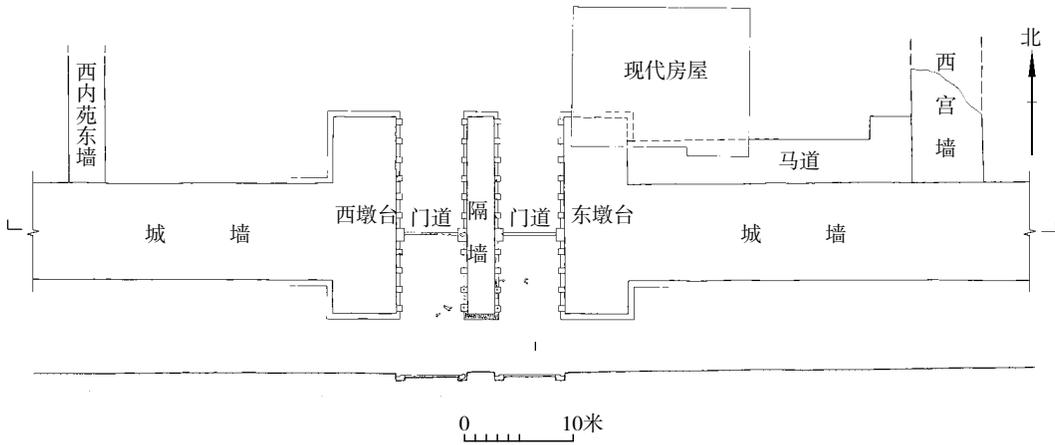
（二）晚期兴安门遗址

门址坐北朝南，有东、西二个门道，整个门址由东西墩台、门道、隔墙以及东西两侧的城墙和马道等组成。门向为 $1^{\circ}20'$ ，与大明宫正南丹凤门址基本一致。基址东西长27.9、南北宽18.9米（图三；图四）。

1. 墩台 东、西共两个。平面均呈长方形，进深18.9、均宽6.8米，墩台南端向南伸出于宫墙2.9、北端向北伸出于宫墙6米（至包砖外沿）。依东、西门道中间隔墙南部的砌砖遗迹推定，四周用砖包砌，包砖外表面抹有白灰



图二 兴安门遗址早、晚期遗迹平、剖面图



图三 晚期兴安门遗址平、剖面图



图四 晚期兴安门遗址(南→北)



图五 晚期兴安门遗址包砖与础石遗迹（东南→西北）



图六 晚期兴安门遗址东门道（南→北）



图七 晚期兴安门遗址西门道（南→北）

墙皮。但包砖已破坏无存，唯在西墩台南侧留有砖砌痕迹与白灰墙皮根部。依残留的包砖痕迹，西墩台南、北、西侧包砖宽0.6、东侧宽0.3米，东墩台南、北、东侧包砖宽0.6、西侧宽0.3米（图五）。

2. 门道 两个门道，形制基本相同。门道进深18.9、东西宽5.85米。门道两侧的排叉柱础石大都已破坏无存，多剩下方形

础坑，础坑底部多铺沙。东门道西南、西门道东南的隔墙南端还各残留有两个青石质排叉柱础石，均尚在原位，形状及表面处理方式相同。础石为方形，边长0.6米左右，中有榫眼。榫眼为长方形，长0.12、宽0.09、深0.045米。础石南北间距均为1.7米左右。另外，西门道中部发现青石门槛残块。门槛距门址南沿7.6米，青石东西残长0.23、宽约0.27米。两个门道路面破坏较严重，但仍可以看出门道路面大致为中间高两侧低，呈鱼脊缓坡状，中部与两侧高差为0.35米左右。门道内暴露的路土多为红烧土，这可能是门址废毁时火烧所形成的（图六；图七）。

3. 隔墙 位于东、西门道中间。隔墙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8.9、宽3米。隔墙为夯土夯筑而成，夯土厚2.5~3.2米（图八）。隔墙四周用砖包砌，包砖表面抹白灰墙皮，包砖多已被破坏无存，唯在隔墙南端、东门道西南残留有部分砌砖与

白灰墙皮根部。隔墙南端的外包砖南北厚0.6米，东门道西南残留的包砖位于东门道西南残留的二础石之间，包砖厚0.3米（图九）。

4. 城墙 城墙相接于东、西墩台的东、西两侧。此段城墙为大明宫的南宫墙西段及向西的延伸部分，延伸段结构与大明宫的南宫墙完全相同。发掘表明，城墙墙体为五花夯土，夯土较坚硬，有明显的夯层，夯层



图八 晚期兴安门遗址隔墙（南→北）



图九 晚期隔墙南部的包砖与础石（东北→西南）

厚0.1~0.15米。城墙分基础与墙体两部分：基础部分位于唐代地表下，厚2~2.8、宽11.5~12.5米；城墙墙体位于唐代地表以上，底部宽8.5~8.8、残高0.1~0.4米。其中西墩台西侧靠近大明宫西内苑东墙的墙体保存较好。

5. 马道 在城门北侧东部发现有上城楼的“马道”，东西残长21.4、南北宽3.8米左右。马道的东端与大明宫西宫墙连接处呈直角曲尺形，坡度较缓，折出部分东西宽3.8、南北长2米。

（三）西内苑东墙与大明宫西宫墙

1. 西内苑东墙 位于晚期兴安门址中心以西34.1米处，东距大明宫西宫墙73.3米。我们利用此处的一条破坏坑进行了发掘，发掘表明，墙体部分已被破坏，仅见基础部分，为五花夯土结构，东西宽3.5、残存夯土厚约0.6米。西内苑东墙夯土与其南面的城墙夯土以及大明宫的宫墙夯土结构有明显的不同。

同。和城墙及宫墙夯土相比，苑墙夯土选料相对较杂乱，中间夹杂有少量白灰墙皮屑、砖瓦碎块等，质地较硬，但比南宫墙夯土质地相对较松，夯层相对不明显。

2. 大明宫西宫墙 位于晚期兴安门址中心以东39.2米，距地表深1米左右。西宫墙破坏较严重。本次发掘的西宫墙只是大明宫西南城角外侧城墙拐角的一小部分，即大明宫南宫墙、西宫墙与兴安门晚期门址东侧马道东端交汇部分。西宫墙为夯土结构，质密，东西残宽6.5米左右。

西内苑东墙西侧呈南北走向，且基本与大明宫西宫墙平行，南接兴安

门西侧城墙（即大明宫南城墙向西延伸部分），并向北延伸，这样就在与大明宫西宫墙之间形成了南北向通行的夹道，与兴安门一起构成了大明宫西宫墙外通往大明宫翰林院及后宫的重要通道。

四、出土遗物

遗物大部分出土于门道内及门两侧的唐代废弃堆积中，主要有建筑材料和日常用品两大类，其中绝大部分是建筑材料。

（一）建筑材料

80件，有长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鸱尾、铁钉、石质夯锤、门槛石、木头残块等。

长砖 较完整者12件。灰陶。多长37、宽17.5、厚7.5厘米。长方砖多正面素面，背面模印绳纹。另外，还发现带铭文和手印纹的长残砖各2件。2008TCDXG2③：22，长36、

宽18、厚7.5厘米（图一〇）。2008TCDXG2④：18，手印砖。砖残长30.4、宽15、厚5厘米，手印长19、宽11.8厘米。2009TCDXT7③：12，铭文砖，表面印“定廿一”（图一一）。长34.5、宽16.5、厚7.8厘米，印框长6.2、宽3、深0.5厘米（图一二）。

方砖 3件。皆残，灰陶。有素面和花砖两种。素面砖1件（2008TCDXG6③：5），表面平整。砖残长29、残宽20.8、厚4.8厘米（图一三）。花砖2件，表面印有莲花纹，背面均饰绳纹。2009TCDXT8③：8，中心模印单瓣莲花纹。砖长33.5、残宽24、厚5厘米（图一四）。

板瓦 18件。皆残。有光面漆黑色的“青棍”瓦、花边瓦、绿釉瓦等，其中多为“青棍”瓦。

“青棍”瓦 13件。灰陶，布纹里。瓦厚1.6~2厘米。2009TCDXT7③：11，残长28.5、弦残宽21.8、厚1.8厘米。

花边板瓦 1件（2008TCDXG7③：9）。灰陶，布纹里。沿部为二重唇的板瓦头，此类均系檐头瓦，又称“滴水”。残长7、弦残宽10.5、瓦厚2.4、重唇瓦头厚2.9厘米。

绿釉板瓦 4件。红陶，布纹里，表面施绿釉。2009TCDXT5③：1，残长7、弦残宽4.5、厚1.2厘米。

筒瓦 20件。有光面布纹里的灰瓦、“青棍”瓦，表面光滑细致，瓦体相对较大，多为残块。2008TCDXG2④：1，灰瓦。残长22.5、弦宽15、厚2.5、唇长2厘米。



图一一 长砖铭文（2009TCDXT7③：12）



图一二 长砖（2009TCDXT7③：12）



图一三 素面方砖（2008TCDXG6③：5）



图一四 花方砖（2009TCDXT8③：8）



图一〇 长砖（2008TCDXG2③：22）

2009TCDXT6③:9,“青棍”瓦。长35.2、弦宽15.1、厚2.5、唇长2.5厘米。

瓦当 7件。均为莲花纹瓦当,有灰色和漆黑色两种,当面模印的莲花有复瓣莲花、单瓣莲花以及莲花变形似“菊花”等。

复瓣莲花有六瓣莲花,花瓣凸出似浮雕状,蕊部为莲蓬状。2009TCDXT9③:9,花瓣为六个复瓣。直径12.4、沿宽2、当心厚1.5厘米。单瓣莲花有八瓣、十瓣,花瓣稍凸,蕊部为莲蓬状和乳凸状。2008TCDXG9③:1,花瓣为十个单瓣。直径9.5、沿宽1.3、当心厚1.1厘米(图一五)。莲花变形似“菊花”的瓦当有十五瓣、十八瓣等,花瓣似瓜子,略呈旋涡状分布在蕊部周围。2009TCDXT6③:7,花瓣为十五个单瓣。直径10.2、沿宽1.8、当心厚1.1厘米。

鸱尾 1件(2008TCDXG9③:3)。漆黑色“青棍”鸱尾残块,仅残存乳丁部分。残长12.5、残宽7.5、沿厚4.5厘米(图一六)。

兽眼 1件(2008TCDXG6③:4)。灰陶,环目凸瞳,应为兽面装饰的一部分。瞳径9.5厘米。

(二)日用器物

66件。皆残,有瓷碗、罐、盒、盏、盆、瓶,陶佛塔、汲水器、罐、砚,石柱,骨簪,小铜佛,铜钱等。

瓷碗 20件。多为白瓷碗底部与腹部残片。另外还有2件黄釉瓷碗和1件三彩碗残片。白瓷碗皆白胎、璧足。口部有敞口、葵口等。2009TCDXT9③:38,白瓷,敞口,璧足。复原口径15、底径8.1、高4厘米(图一七,2)。2008TCDXG9③:2,黄釉瓷。敞口,平底。高6厘米。2009TCDXT5③:2,三彩碗

残片,通体施绿、白釉。

瓷罐 19件。有黑釉、绿釉、青釉瓷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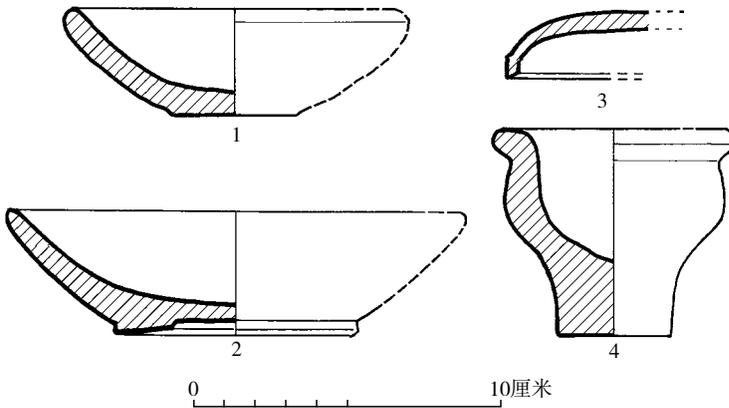
瓷盒盖 1件(2009TCDXT9③:14)。白胎。残高2.5厘米(图一七,3)。



图一五 瓦当(2008TCDXG9③:1)



图一六 鸱尾(2008TCDXG9③:3)



图一七 出土遗物

- 1. 瓷盏(2009TCDXT9③:15) 2. 瓷碗(2009TCDXT9③:38) 3. 瓷盒盖(2009TCDXT9③:14) 4. 陶罐(2009TCDXT9③:31)

瓷盏 8件。器形较小，皆侈口，弧腹，平底。盏内施黑釉。2009TCDXT9③：15，口径11、底径4、高3.5厘米（图一七，1）。

瓷盆 5件。皆为沿部或底部残片。2009TCDXT9③：52，沿部残片。残长13、沿宽2.3、残高6厘米。

瓷瓶 1件（2009TCDXT9③：27）。酱釉。口残，鼓腹，平底。腹径4.2、底径3.3、高3.8厘米（图一八）。

陶佛塔 1件（2009TCDXT5③：13）。白陶。残存顶部，大致呈柱状，塔顶四面有佛像，中部较细。身径3.4、底径5.6、高7.9厘米（图一九）。

陶汲水器 2件。略呈圆桶状，背面有四个系钮。2009TCDXT9③：46，仅存底部，残存二个耳。底径15、耳宽3、残高18厘米。

陶罐 2件。其中红陶罐、灰陶罐各1件。2009TCDXT9③：31，红陶罐。器形较小，侈口，鼓腹，小平底。口径8、底径3.8、高7厘米（图一七，4；图二〇）。

陶砚 1件（2009TCDXT9③：6）。灰陶，为一“风”字砚。残长11、残宽8厘米。

石杵 1件（2009TCDXT5③：19）。上部为圆柱状，底部略收为锥状。上部直径14、残高25.4厘米。

骨簪 1件（2009TCDXT5③：14）。圆柱状，上、下均残。直径0.3、残长15.4厘米。

小铜佛 1件（2009TCDXT5③：12）。仅存底部，方形座。残高5.6厘米，座长4、宽3.2、高3厘米（图二一）。

铜钱 3件。皆为“开元通宝”。2009TCDXT8③：15，直径2.5、孔边长0.4、厚0.1厘米（图二二）。



图一九 陶佛塔（2009TCDXT5③：13）



图一八 瓷瓶（2009TCDXT9③：27）



图二〇 陶罐（2009TCDXT9③：31）



图二一 小铜佛(2009TCDXT5③:12)



图二二 开元通宝(2009TCDXT8③:15)

五、结 语

据《唐六典》卷七记载：“大明宫在禁苑之东南，西接宫城之东北隅。南面五门：正南曰丹凤门，东曰望仙门，次曰廷政门，西曰建福门，次曰兴安门（南当皇城之启夏门，旧京城入苑之北门，开皇三年开。余四门并与宫同置）”。不难看出，兴安门初建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时为隋大兴城（亦即后来的唐长安城）北垣上出入禁苑的一处城门，唐取隋后建都长安，兴安门亦为出京城进入城外禁苑的一处城门。至唐大明宫时，兴安门又被归为大明宫南墙“五

门”之一，是通往大明宫翰林院、后宫的重要通道。唐代晚期，兴安门也是举行“献俘”仪式的重要场所^[2]。

兴安门的最后毁弃年代，当与大明宫的最后废弃时间一致，即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朱全忠胁迫昭宗迁都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自此大明宫成为废墟^[3]。

考古发掘表明，兴安门早、晚期门址的规模、形制明显不同。早期规模较大，一门三道，马道位于城墙南侧西部，门向朝北。晚期规模较小，一门二道，马道位于城墙北侧东部，门向朝南。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表明，除明德门作为正南门较为特殊、门址为一门五道外，其他外郭城墙上的城门基本上都是——门三道，门皆朝城外开。兴安门早期门址形制和规模也与之相仿^[4]。通过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发掘成果分析，早期“一门三道”的兴安门，其建制和规模与郭城城门基本一致，依此推测，兴安门早期门址应属隋唐长安城外郭城门址之一，是为北垣上出京城入禁苑的一座城门。

隋至唐初以及到大明宫营建前，兴安门的规模与功能几乎没有变化。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大明宫开始营建，至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建成并使用，兴安门此时东依大明宫、西依西内苑，被“限定”在大明宫西宫城墙与西内苑东墙之间，并被列入大明宫门址之一，《唐六典》等文献中关于大明宫城门的记述就明确将兴安门列为大明宫南城墙“五门”之一。此时作为大明宫门址之一的兴安门的功能彻底发生了变化，即由原先一座主要用于出郭城入禁苑的“城门”发展演变为一座主要用于由郭城进入大明宫后宫与翰林院的“宫门”。就礼制与宫城建制来说，兴安门已“失去”郭城城门的建制规格，虽然兴安门也位于大明宫南宫城墙一线，但严格意义上位于大明宫西宫城墙之外，与大明宫南宫城墙上的诸城门非同等级，三个门道的规模与建制此时也已不再

适用。但作为大明宫门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建制也只能被限定为两个门道的“宫门”。就大明宫内的宫门等级与建制而言，次于南宫城墙上的诸城门等级规格的宫门分别为“一门二道”，如大明宫内的含耀门、昭庆门，或者“一门一道”，如左、右银台门、玄武门等^[1]。而作为原先京城郭城城墙上一座建制规格为“一门三道”的兴安门，随着功能与制度的需要，其规格上的“降级”自然也就从建制初期的“一门三道”改制成晚期的“一门二道”。也就是说，考古发掘出的晚期兴安门址推测应属于大明宫“宫门”门址之一。当然，也不排除兴安门因被“限定”在大明宫西宫墙与西内苑东墙之间、由于距离和空间的不足而改变形制的可能。简而言之，兴安门早、晚期的变迁也就是从“城门”到“宫门”的变化。

兴安门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提供了新资料。这座城门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对于都城发展、演变等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对唐长安城、大明宫的研究则更加重要。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为何岁利，其他发掘队员有龚国强、李春林、冯孝堂以及西安市大明宫保管所的高本宪、张元中等，摄影和绘图由李振远承担。在此对给予本次发掘工作大力支持和关怀的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执笔者 何岁利 龚国强 李春林

注 释

-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第15、16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 有关兴安门“献俘”仪式，《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记载略同。《唐会要》卷十四：“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十月，东川节

度使高崇文平西蜀，生擒逆贼刘辟以献，上御兴安门观之，命中使诘其叛状。刘辟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为恶，臣不能制’。上曰：‘朕遣中使送旌节等，何为不受？’辟引罪无词，命斩于子城之西南隅”。“二年（公元807年）十月，平浙西，擒逆贼李锜，至阙下，上御兴安门亲诘其反状。锜曰：‘臣本不反，张子良教臣’。上曰：‘以宗臣为统帅，子良为恶，何不斩之而后入告？’锜不能对，命献太清宫太庙太社，即与其男师回并腰斩于子城之西南隅”。“十二年（公元817年）十一月，隋唐节度使李愬平淮西，擒逆贼吴元济以献。上御兴安门，大陈甲士旌旗于楼南，文武群臣、皇亲、诸幕使人，皆列位。元济既献于太庙太社，露布引之，令武士执曳楼南，摄刑部尚书王播奏：‘请付所司’。制曰：‘可’。大理卿受之以出，斩于子城之西南隅”。“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魏博节度使田宏正奏：‘今月九日，淄青兵马使刘悟斩逆贼李师道并男二人首级，请降’。上御兴安门受田宏正所献贼俘，群臣称贺于楼下，授刘悟义成军节度使，封彭城郡王。李师道妻魏氏并女没入掖庭，堂弟师和配流岭表”。“太和三年（公元829年）五月，宣慰使、谏议大夫柏耆奏斩李同捷于将陵，沧景平。丁亥，御兴安楼下受沧州所献俘。其李同捷母、妻并男元达等，诏并宥之，令于湖南安置。百寮称贺于楼前”。

- [3]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天佑元年正月条载：“（朱）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 [4]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 [5] 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代长安城考古记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

（责任编辑 苗 霞）